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第四十回 藍橋咫尺舊雨不來 芳草天涯王孫歸去

且說金漢良叫了金小寶的局，小寶回說不來，方子衡也覺得□分詫異，多看著金漢良的面色，想著他下不來台，定要發作一場，重寫局票去叫。不料金漢良不慌不忙，面上也沒有愧色，竟是若無其事的一般，慢慢的說道：「我昨天在小寶院中，小寶這兩日受了暑氣，我就料他今日未必出來，果然今夜不能出局。這原是我自家不好，不應就去叫他。」眾人不料金漢良說出這一番遮掩的話來，一個個□分好笑，卻又不好說明，只含著笑看他的神色。金漢良見無人應接，自覺臉上也有些發起熱來，只得又向方子衡說道：「小寶的為人卻甚是和平，沒有一些時下信人的習氣。兄弟深曉得他的性情，他卻也不把兄弟一定當做客人看待，差不多就像自家人的一般。所以他偶然有些差錯之處，兄弟也並不怪他。今天他一定是撐不起來，才回了兄弟的條子。若換了別的時候，只要他勉強得來，兄弟去叫他的局，萬沒有不來的道理。」

方子衡雖然是個外行，然而畢竟是個世家子弟，終不像金漢良的草包，聽了他這一派怯排場的說話也覺好笑。章秋谷更覺得胸中作惡起來，皺著眉頭瞪了金漢良一個大大的白眼。暗想：這樣的東西，怎麼也到應酬場中現眼，虧他這般老臉，叫局不到，還說出這般混擺架子的話來！待要罵他幾句，卻想起來與自家無涉，不必去做這冤家，便忍住了，只在鼻子眼裡笑了一聲。

那金漢良不知好歹，索性把喉嚨提高了一調，高談闊論起來道：「不瞞你們眾位說，金小寶在上海灘上是一個有名氣的信人，排在四大金剛之內。你們請想，要不是他色藝兼全，那裡數得著他呢？兄弟此番到了上海地方，也不過要鬧些名氣，所以就做了小寶，沒有再去做過別人。小寶的看承兄弟，也是竭力張羅，□分巴結。」

論起小寶的為人來，雖然沒有什麼脾氣，卻總有些紅信人的性情，往往一個不高興，免不得就要得罪客人。獨有我做兄弟的到了小寶院中，無論如何煩惱，總是笑面相迎，從沒有得罪過一句。」說到這處，又笑嘻嘻的低聲說道：「就是攀相好的時候，也沒有花費什麼銀錢，那許多要好的情形真是一言難盡。想眾位在這件事兒之內都是些過來人，也用不著兄弟細說的了。」這一席話尚未說完，檯面上的一眾客人早已笑聲盈耳。金漢良全然不覺，還在那裡手舞足蹈的數說金小寶如何要好，那樣多情。

章秋穀實在忍不住了，把桌子猛然一拍，哈哈大笑道：「金漢兄，你還認著金小寶和你真心要好，敢是在那裡做夢麼？你上了他一趟轎子，他就敲你四□塊錢的竹槓，還說了你無數刁尖刻薄的話兒。這也還罷了，今天你好好的叫他的局，竟自謝了不來，上海地方可有這般規矩？你是小寶的恩客，尚且這般相待；那不是恩客的人，又當怎樣？豈不更要受他的糟蹋麼？他吃了堂子飯，要是這樣的得罪客人，也不必什麼生意了。金漢良兄，我倒有一言相勸，你既然不懂，不必滿口胡吹，還是少說些兒為妙。這是我的金玉良言，你卻不須動氣。」

這幾句話兒，把一個慣吹牛屁的金漢良說得頓口無言，羞得面紅耳赤，那頭上的汗就如荷葉上的露水一般往下亂滴。眾人見了金漢良這般侷促的情形，又聽了章秋谷這樣發鬆的說話，一齊哈哈大笑起來。笑得金漢良愈加著急，拿出手巾來揩了頭上的汗珠，又不住的用扇子亂扇，看他那個樣兒，好生難過，臉上一陣紅、一陣白，忽然又逼得面皮紫脹，口內發起喘來，一刻之間，就露出許多怪象，最苦的是白白的被章秋谷這般打趣，不敢認真。眾人笑了一回，畢竟方子衡是個主人，見金漢良急到這般模樣，有些過意不去，朝著眾人連連搖手，止住笑聲。

金漢良過了老大一回，方才漸漸的回過兩色，暗暗的切齒痛恨秋谷，卻又無可如何，只得搭訕著向方子衡笑道：「既然小寶不來，我卻沒有別人可叫，檯面上未免寂寞了些，只好借重方子翁和我代叫一個的了。」方子衡道：「也不必另外再叫別人，你看檯面上的局已到齊，你自己揀個中意的信人，轉一個局過去不好麼？」

金漢良聽了，便四圍看了一遍，見信人、大姐、娘姨等擠得密密層層，卻仔細看來，沒有什麼好的。只有章秋谷背後坐著一個信人，約有□八九歲光景，柳眉貼翠，檀口含朱，妙麗無雙，容華絕代，正在那裡遮著扇子和秋谷密談。金漢良暗想：這一定就是什麼陳文仙了。卻為方才被秋谷無故罵了一頓，不好意思轉他的局。對面方子衡看了，已知其意，便喚秋谷道：「章秋翁，有人要轉一個文仙的局，不知可肯割愛麼？」秋谷失笑道：「奇了！信人掛著牌子，無論何人都好叫他的局，怎麼問起我來？難道我有什麼不肯麼？」回頭對陳文仙道：「你只管坐過去就是了。」方子衡和金漢良大喜。不料陳文仙聽秋谷叫他轉局，登時沉下臉來，把身子一扭道：「倪一幫裡向客人勿做兩個格，耐末無啥稀奇，倪倒嚙撥格號規矩。」秋谷一笑，金漢良又碰了一個釘子，連方子衡都不好意思起來。金漢良氣得呆呆的，半晌不言。

還是方子衡怕他下不來台，叫蘭芬去轉個本堂局，坐在金漢良局下。蘭芬勉勉強強的去坐了一坐，仍舊回來。

方子衡見檯面甚是冷落，便鼓起興來，要擺三□杯的莊。陸蘭芬不許，瞅了方子衡一眼道：「勿要實梗囑，晏歇吃醉仔，倪搭是無撥啥人來浪替耐吃酒。」方子衡道：「我就一人獨吃，不用你們替代何如？」蘭芬也笑道：「倪勿要囑。」就把方子衡手內的酒壺奪去。方子衡再三央告，陸蘭芬只是不許。合席的人都笑起來。

章秋谷笑道：「我來同方大人講個情兒，許他擺了□杯奉莊罷。」蘭芬還不肯應，秋谷打著蘇白笑道：「耐也就是實梗仔罷，勿要來浪做啥格生意經哉。」大家哄然又笑。蘭芬聽了，急把酒壺放下，瞪著眼睛，一手指著秋谷道：「耐格號人末，實頭……」蘭芬說到此處，自覺有些礙口，頓住不說。秋谷也忍笑無言。方子衡卻不甚明白，只把酒壺取過來，先斟了五杯，便要同章秋谷搭拳。方子衡卻卻的連輸五拳。蘭芬咕嚕道：「難生來等耐自家去吃，吃醉仔勿關倪事。」方子衡果然直著喉嚨灌了五杯，便又去尋別人對搭。一時叫來出局的信人，會搭拳的一齊出手。霎時間紅飛翠舞，玉動珠搖，那手上帶的金玉腕釧，互相摩擊，鏗鏘作聲。方子衡看了大樂，秋谷也微微而笑。絲哀竹急，履錯欒橫，紅粉兩行，金釵□二。方子衡左顧右盼，駭矚流光。

正在樂不可支之際，忽見留在棧內的一個家人滿頭大汗闖進房中，後面跟一個信差模樣的人，手中拿的像是一封電報。方子衡不覺呆了一呆。果然那家人走近面前垂手回道：「家內來了一封電報，不曉得是什麼事情，請老爺過目。」就向那信差手中接過電報，遞在方子衡手中，兩人便退了去。方子衡拆開電封看時，那知都是洋碼，並未翻出，塗鴉書蚓的就如天書一般，一個字也認不得。便又叫了家人進來，要叫他帶到局裡去翻。章秋谷向他搖手，問陸蘭芬道：「你們可有官商便覽的歷本麼？」蘭芬應聲道：「有。」即叫娘姨取來，送在秋谷手內。秋谷向方子衡要過電報，一字一字的翻了出來。不多時早已翻好，取筆寫出。秋谷略略一看，皺皺眉頭並不言語，即便交與方子衡。子衡接過看時，只見那一張報紙上寫著道：

上海名利棧方子衡，父病重，速回常，萬勿遲誤。銓。

方子衡看了登時變色，半晌說不出話來。眾人看他神色慘淡，知道家中有了變故，一齊擁上前來看了電報，一個個閉口無言，默然相對。還是章秋谷道：「既是你令尊病重，你自然該應連夜趕回，這裡如有什麼不了的事情，我盡可代你料理，你也不必心慌。」方子衡聽了，方才立起來道：「這個自然，好在我在此間沒有什麼大事，可以立刻動身。但是今天蘇州的輪船已經開了，我想只好到輪船局去和他商議，單僱一隻小火輪，一直拖帶回去，你道好麼？」秋谷連聲道是。

陸蘭芬聽得方子衡的父親病重，立時就要趕回，也吃了一驚，卻一刻之間也想不出什麼主意，只緊緊的拉了方子衡的手，看著他的面孔像要說話，卻說不出什麼來。章秋谷見他如此，料想他們一定還有什麼體己的話兒要說，況且方子衡此時心思已亂，大家不好久坐，章秋谷第一個立起告辭，又淡淡的慰勸了幾句，便先走了。

秋谷走後，大家也一哄而散，單剩了方子衡和陸蘭芬二人。陸蘭芬拉著方子衡同向榻牀躺下，悄悄問道：「阿是唔篤老太爺來浪生病，叫耐轉去？」方子衡點一點頭。蘭芬又道：「價末耐明朝阿走介？」方子衡道：「我想明朝一早就走。」蘭芬著急道：「耐阿好耽擱一日。」方子衡搖頭。蘭芬便欠身湊到方子衡一邊枕上，推開煙盤，臉貼臉的問道：「耐就要轉去末，倪先起頭說個

閒話，耐阿是勿記得哉。」

方子衡又搖搖頭。蘭芬把一點朱唇湊著方子衡的耳朵，道：「耐倒底阿記得，說囉？」

方子衡停了半晌，方才開口道：「我此時心上實在不得主意。你想家內來了電報，叫我立時回去，我此刻的身體還在上海，不能飛到常州，家內的情形現在也不知道怎樣，叫我的心上怎生好過，那裡還想得出什麼主意來？你的事情，只好我下次再來的了。」蘭芬聽了，假作發極道：「耐實梗說起來，是耐來浪想捨脫仔倪，再討別人哉。倪一句閒話說出仔口，總歸是耐格人，好好壞壞搭耐來浪一淘，故歇倪生意末也勿做哉，大家才曉得耐要討倪轉去，耐倒想要捨脫仔倪，要倪下節再做格斷命生意。耐想想看，倪再有啥面孔來浪上海灘浪見人？耐要倪隨便那哼，倪總無啥勿肯。耐要捨脫仔倪，叫倪再做生意末，倪就是死仔，倪格魂靈也要尋著耐格！」

一句話尚未說完，已止不住淚流滿面，宛轉嬌啼，春深眉黛之愁，紅掩靈芸之淚，回眸掩面，悲不自勝，把個方子衡的心上攪得就如亂絲一般，又有些憐惜起來。究竟那老父的死生抵不得美人的情重，不知不覺的早把他父親病重丟在一邊，打疊起許多的軟語深情，陪著笑面著實勸慰。蘭芬一面把方子衡兩手推開，一面還嗚嗚咽咽的掩面而哭，又道：「耐再來騙倪，耐格閒話啥人來聽耐嘎。」說罷又哭。

方子衡被他哭得柔腸百結，憑你如何解勸，只當作沒有聽見的一般。方子衡急了，勾著蘭芬的肩項輕輕問道：「依你要怎麼樣呢？只要你說出口來，我總依你就是了。」蘭芬聽了，方才趁勢慢慢的收住了哭聲，卻還口中咕嚕道：「耐捨脫仔倪，倪是不過死仔末哉，也無啥希奇，只要耐自家摸摸良心，阿對倪得起？」方子衡只是訕訕的笑了兩聲，又問他究竟打的什麼主意。蘭芬不答。經不得方子衡千求萬告的，勉強把他拉了起來，又用手巾替他拭乾眼淚，蘭芬方才，隆慢的說道：「依仔倪格心浪末，故歇就跟耐轉去，不過倪搭再有幾化債戶勸開銷，耐明朝就要轉去，總歸勿成功，叫倪陸裡來得及？耐去仔又勿見得就來。倪過仔該節，下節定歸勿做生意格哉。勿做生意末，住來裡上海做啥？生來只好跟耐轉去哉。倪想起來，勿如耐先轉去仔，留一個當差格住來裡倪搭，等倪舒齊好仔，同俚一淘到常州來，耐說阿對？」方子衡聽了，覺得果然不差，心上□分歡喜，把那家內的事情一時間就撇在九霄雲外，竟自攜著蘭芬一同歸寢。

看官請想，方子衡起初接了家中電報，想要連夜趕回，總算他天良未泯；後來被陸蘭芬兩行珠淚、一片虛情，哄得他把一個病重的父親也置之不顧，反和著陸蘭芬兩人同到溫柔鄉裡，攜雲握雨起來。正是：

多情神女，飄煙抱月之腰；無賴襄王，暮雨朝雲之夢。

欲知方子衡究竟何時回去，且聽下回。